

群書活要

四

57X  
26  
47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淮南子

劉安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  
故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  
害也天下歸之姦耶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  
也故莫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

者勞而無功夫峭滛刻者非霸王之業也

峭峻

篋筭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鍼末

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  
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  
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  
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本經

凡人性之心平欲得樂歌舞無節則禽獸跳

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  
懺矣故鐘鼓管籥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  
麻

所以飾哀也金鼓鈸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  
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  
輯睦衣食有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  
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  
以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閏市急征民力  
竭於徭役財殫會賦會計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賛妻鬻子以給上求猶  
不能贍其用愚夫憇婦皆有流連之心愴悽  
之意乃始爲之撞人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  
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  
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  
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非強引而  
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  
弛壯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

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忘被衰戴絰戲  
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  
一畿千里爲畿諸侯一同百里爲侯各守其分地不  
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  
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以  
代之天子不滅同姓諸侯自古之正也晚世豫廣地侵壤  
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  
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

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徒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

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喻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脩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罪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

已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  
前珠駁纊充耳所以掩聰塞耳所以天子外屏  
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近所治  
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委視則濶耳委聞則惑  
口委言則亂三閨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  
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  
習親近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

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  
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昭海內存萬  
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  
離聽明亦遠矣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  
乘艸舟浮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  
騎原馬服駒騮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千里馬駒騮野馬孔墨博  
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此觀  
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昭海內存萬

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遠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七里之前耳不能聞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獨身不能守也

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主道圓者運轉而無竭化育如神虛無因修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

以追急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致遠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謔爲伸哉未嘗不目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

竹木草莽之林猶不棄者而又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舉非其人不肖其所官之者非其職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不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巧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豪釐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

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虎牛之不可使  
捕鼠也今人才有欲平九洲從方外存苑國  
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  
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因而乃任其  
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鬱毛而以  
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之賦斂於人也  
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民饑饉有餘不足  
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上高臺層榭

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陝廬窟室則明主不  
樂也肥膾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糟糠菽粟  
則明主不甘也压牀衽席非不寧也然而民  
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  
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憚怛於民也國有飢者  
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  
乃始懸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  
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

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効喜也衰經營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哀於內而成象於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由介胄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

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脩藩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不忌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不忘乎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

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人晏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即聖人之志大矣

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明堂由是觀之聖人之智圖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張弘張弘周景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勇服孟賁孟賁能亦多矣然衛人

事亦鮮矣夫聖人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亂

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

故其身治者枝體相遺

忘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各得其所無所思念

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

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舉賢

所賢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或以治或以無不舉與己同者以爲賢也

或以治或以

亂非自遁也求同于己者

遁已未必賢而求幾近

與己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

拯舉也

孔子曰魯國必好

救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

魯國之法

贖金於他國者受於府也

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

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也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失以治國則

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玉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九州服矣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是自而非人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客賤也出季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儻之慢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

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爲其子抗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即檻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檻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

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興土功也脩胫者使之踏鑊長脰以蹴搏者使而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者住重也眇者使之准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傴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惄而用之其數一也夫擎輕重不失銖也

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出傳也夫待要囊飛兔而駕要囊飛兔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慕而爲妃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嫁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实有而遂用之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

無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揚以高揚<sub>舉</sub>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遷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爲慧爭爲詭辯久替而不決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大丈夫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

爲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饑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sub>荊</sub>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以清爲濁人失其情故其爲編戶

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  
虜不足倫之夫乘竒伎爲邪施者自足乎一  
世之間守正脩理不爲苟得者不勉乎飢渴  
之患而欲民之去未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  
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飢之本也女功不  
繼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  
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

相遺而走爭升陵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  
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况親  
戚而行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  
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  
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  
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  
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

也世亂則君子爲軒而刑不能禁也

### 道應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

惠王魏惠王也已成王甚惠子惠施也

悅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可行耶煎曰不可

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

呼邪評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

鄭衛激楚之者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

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

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

三日三日而減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言其不能終也今

趙氏之德行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

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  
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  
唯有道之主能持勝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  
定使羣臣爲能持議薛公欲中王之意

薛公  
田嬰

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間美珥之所在  
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故人  
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  
曰塞其充閑其門終身不勤

密子治單父三年

密子密  
子賤也

而巫馬期

巫馬期  
孔子弟

子也往觀化焉

微現  
之

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間

焉漁者對曰密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  
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密  
子之意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  
密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  
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密子必行此術也

況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  
天地則可以正治美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  
而民不爲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衆  
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  
制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  
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  
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拘焉制法  
之民不可與遠學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

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  
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  
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  
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所不行也儒墨之所  
謂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

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  
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圖工畫鬼

魅無信驗而猶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  
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  
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而  
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  
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  
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  
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

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  
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困於焦門  
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  
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殺文王於牖  
里嘗試處强大之勢而脩道德之論湯武救  
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  
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  
其在己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

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  
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  
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  
所以王而反益已之所以奪者趨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  
或易而爲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  
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  
詎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

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未有  
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  
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  
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  
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狠慢愚者類君子而  
非君子也驁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  
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  
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

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篡殺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脩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橈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

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讓福其有弗弃非有不索也恒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危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

則食充虛衣禦寒足以養七尺之刑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詮言

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

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不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所有者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

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  
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舜趨天下  
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  
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  
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  
言危難也  
險不可行道之者危

上求材巨殘木上求魚巨乾谷上求楫而下  
不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

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鴟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 人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  
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  
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  
以突隙之熛焚突竈也堯戒曰戰戰慄慄目慎  
一日莫躡於山而躡於垤蹠蹠垤也是故人者

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

是猶病者已倦

倦

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

夫之巧猶不能生也

俞夫黃帝時醫

天下有三危少

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

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

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

中行繆伯

晋大夫鼓北翟餽閒倫曰鼓之嗇夫閒倫知之

魏間倫晋

七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

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  
弗取繆伯曰閒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閒倫  
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  
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  
何所用之

秦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  
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

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  
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  
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策杖而去百姓携  
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所能召也秦穆公爲  
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  
之所責券契也  
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田畝

皆讓長長者得多而斑白不負載載白鬚有白髮非法之  
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弩力也  
其所以中的割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  
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強不  
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  
故惄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陽陰和而萬  
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脩其

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能因飾則大矣

化而欲作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

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喜朋友而教之以悌之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躬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

蒐蘭車馬也

入學庠序以脩人倫

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

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鏹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其皮以藏刺文爲龍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誅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

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丈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各以小丈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未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貧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

王舉大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

於其終也古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踏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平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鷗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踏馳百事並作聖

人以仁義爲之准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莫不智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山之高脩堤防則水用必足以食狗馬鷄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

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素故民無慝原蠶一歲再収非不利然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家老異一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跣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貴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娉納而取婦紱綣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

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姦非不輒也然不可行者爲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藥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爲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叢鬚長大一材也射獵足力二材也伎藝畢極三才也巧文辨惠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巧力能引旌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申淳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惠捷巧不免於亂矣



